



在生活中，人們有時會隱藏自己的秘密、情感、想法等等。
試以「隱藏」為題，就個人思考或體會，寫作文章一篇。

隱藏

6E(2020-2021) 鄒芷欣

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(5**)

人際之間的相處總是那麼的微妙，剛認識時，大家就像隔開了一扇玻璃窗，我們能看見彼此，卻不能感受對方的溫度，我從未想過你這麼輕易地走進我的世界，為了對方，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揭開自己的神秘面紗。

有一種人，人前人後能與他人不着邊際地聊個沒完，夜闌人靜時卻蜷縮一角自舔傷口，我想我大概就是這種人，隱藏亦是我的必修課。

猶記得父母於我五歲那年離婚，模糊的影像無數次在我腦海裏閃過，那年母親告訴我父母離異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就此，我戴上了一副面具。謊言很容易便會被戳破，為了圓謊，我在閒時便編造一齣天衣無縫的美夢，爸爸是自僱人士(事實上他生意失敗)，媽媽是普通話教師，作為家中的獨生女，父母均對我極度將就……小學的六年間，我一直用這套在腦裏預演過無數次話辭塘塞我的同學，由於我的童年是母親匠心獨運苦苦經營的，生活大多順風順水，人外我是「別人的孩子」，人內我的內心因長期不見天日的隱藏，漸漸被黑暗啜吞。每當回到家中，我便會如山洪爆發般把生活的壓力發泄至我母親身上，吵架成為了我與她的日常相處模式，但我才發現，我是活生生把自己包裹成木乃伊，這只是另一種醜陋的偽裝罷了。

當我發現我因偽裝、習慣藏匿的哀歌時，我已是即將步入成年階段的自己。

盡管我的中學生涯均在渾渾噩噩中虛耗渡過，我仍是兩科精英班的成員。在學校，我一直是披星戴月的，從來未有人懷疑過我的學習能力，我固然享受被吹捧的感覺，但同時作為完美主義者的我則一路拖欠各科老師的功課，原來，隱藏與偽裝是種毒藥，一旦染上了便難以戒除。每次在考試前三天才溫習，最後得出一個不俗的成績，看到周遭欣羨的目光，這種天賦異稟被區別對待的享受，使我更沉淪於「學神」的偽裝，我非但不會專心上課，更視自己從不繳交功課為傲，畸形的心態扭曲了我的人格，但同時亦造就了我極大的心理壓力，我會不斷索求人的誇讚，只要停止我便會墜入否定自我的思考輪迴，極強盛的自尊與自卑只是一線之差，我認為資優生的名銜會令我安份，但一切均為自卑的隱藏。

在生活的細節中，與其說是隱藏自己的秘密、情感、想法，倒不如說懂得隱藏的人

內心無時無刻都有諸多的戲碼。

隱藏的背後，千斤重的擔子把你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太多的虛偽腐蝕了真我，這便是一個神經質誕生的故事。

我終日似幽靈般遊走於浮躁與鬱悶之間。在我雀躍之時，通宵達旦的溫習可是我的日常；在我鬱悶之時，閉關自守的孤獨亦是我的等閒事，過度的隱藏，使我無法左右自己的情緒波幅，時而缺堤淚崩，時而自吹自擂，到底哪個極端才更接近原本的我？

混亂如麻的思緒使我陷入了無休止的沉思。我以為我不再具備被愛與愛的資格，一個神經質的人，何敢奢求他人的理解呢？

圖書館是我唯一能夠沉澱心神的空間，裏面的桌椅，留在上面的木紋是那麼的條理分明，與我如李煜所言「剪不斷，理還亂」的思緒毫無交合。一位同學悄然走進我的世界，竟是一條物理題目的破冰。

那天放學，我們高談家中、學校的零零碎碎，片段性的記憶為我們留下了交心的開始，我才驚覺與自己契合度如此高的人居然與我隔着一塊玻璃，這麼遠，那麼近的距離，作為經歷過欺凌的受害者，一般都有鋼鐵般強悍的鎧甲，讓人心生畏懼，或以哭泣形成有聲有色的瀑布阻隔與外界的接觸，或以微笑迎合這光怪陸離的偽裝，無一例外的是對真我的隱藏，這種藏匿與普通人的隱藏契合度甚低，因為他們仍有對自我情感的認知，而我們的卻消失了。別人問我喜怒哀樂情緒出現的緣故，在我的世界裏，根本沒有解釋與不解釋的選擇，有的只是不知道的答案。

隱藏的終極是溶於血液裏，把生活活得像一場戲，沒有參雜個人感受，有的只會是偽裝、喬裝。

我與那名同學的結緣促使我們蛻變，隱藏心底的秘密如洋蔥般一層一層地剝開，縱使我們會以淚洗面，但經過一場內心的沐浴，回首驚覺早已跨過驚濤駭浪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我們終究還是領會了隱藏的真諦：我們可以對周遭的陌生人隱藏，唯獨坦誠面對你的愛人與自身。